



小说畅想

求生信号

□潘子熙 广州市第五中学高二(12)班

茫茫大海中，有一艘小小的救生船在漫无目的地漂荡。他们乘坐的大船已失事两天了。

船上有七个人。年轻的瘦子在玩弄着一个密封好的防水袋，他庆幸自己随身携带心爱的手机，他庆幸自己幸运地钓到了几条小鱼，至少还能让大伙续命；两个小孩，哥哥小学四年级，妹妹二年级，现在乖乖坐着，看老人家钓鱼；一个男人起先在用手机设置节奏地敲击船沿，被老人一句“你这样会把鱼吓跑的”制止后，他干脆去睡觉了。他自称是做网络媒体的，原本看到瘦子有手机，还想借来给大家看看自己的“爆款文章”，但大家发现没信号后就意兴阑珊地散了；最后是一个外国女人，她与其他人语言交流不顺，因此这几天都没什么话，一个人默默地看着已有许多页被浸湿的《娱乐至死》。

没什么人愿意去掌舵。他们都没什么力气去做这事。

海浪默默地吧船往某个方向推了推。

瘦子实在无聊，从塑料袋里拿出手机，开机，输密码，点击聊天软件……

“我的天！”他忽然叫起来，一下站了起来，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船和人都吓了一跳。船跟着人抖了抖。

“怎么了？”胖子凑过来。老人见他动静这么大，无奈地收起鱼竿。

女人和小孩好奇地往这边望。男人也想凑过去，奈何胖子占位有点大，他挤不过去。

“你们快看，我手机有信号了！”他激动地拍了张自拍，又顺手把船上的人和船下的海拍了一遍，配上“唉，难得美景，我竟无心欣赏”的文字，点击发送，成功了！他给自己点了个赞，刷新一下，又有一个人点了赞。

船上的人听闻这个消息眼睛都亮了起来。胖子高兴极了，看到他手机里有自己玩的游戏，一把夺过手机：“快，让我先玩一下我的号！我已经落下好几天进度了！”瘦子抢不过胖子，只能在旁边等，顺带低声骂他几句。

“那个……”老人开口了，“你们……”但两个年轻人不理睬会老人。胖子不自觉地把手手机还给瘦子，刚递到瘦子手里，手机屏里就蹦出一条来自社交软件的消息：某某某换微信头像了，网友直呼：好帅啊！！

“哦？”瘦子毫不犹豫地走进来，发现是一个关于某明星换新头像的短小帖子，评论区里他的粉丝们都在为新头像激动、尖叫。他不屑地哼笑几声：“呵，这家伙这么丑也能上热搜第一？我家的完爆这颜值好吧！”他在评论区发了一个“皱眉”的表情，熟练地关闭私信通知——他知道那些粉丝会用信息轰炸他。关闭这条帖子，他看了看其他热搜。

此时胖子、男人、女人都挤上来，四个人对着小小的屏幕议论起来。

“哎呀呀，这些都取的啥题目啊，也能这么高点击量！”这是男人的感慨。他嚷嚷着要让大伙欣赏一下他为之自豪的自媒体作品，这次他如愿以偿。

“哇！原来吃这个品牌的减肥药是最好的减肥方法啊！”这是胖子看了文章后的喜悦，他转头对男人说，“您这写得太好了，我回去就试试！”

“那当然！”男人没再看手机，乐呵呵地吹起跑调的口哨。

“这些文章，都是些啥？”震惊！抗癌神药竟是它！世界首富都离不开它！《唐诗第一人是谁？不是李白，不是杜甫，居然是他！》……这是那位外国女子的疑惑。她借翻译软件看了看，又往下翻几篇，都是什么“震惊！”“网友直呼内行”……她只好退出来，好奇地翻翻瘦子刚吐槽的那些热搜。排前六的是明星的风流韵事，她一个都不认识，就没点进去看，继续往下翻。第15名和第

16名的热搜与前面那些与众不同。一条是一个政府会议的消息，看日期，这官方帖子是昨天刚发的；另一条是这女人国家的一位科学家去世了，通知也是昨天发的。热搜一共就给出20条。女人皱了皱眉，没再说什么，回去看自己的书了。

海浪再次把船往某个方向推了推。

小孩们见大人散了，终于有位置可以玩手机，便快乐地找瘦子要看东西。男人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宣传作品，给他们看了自己的新作《吃牛肉千万别碰的几种食物！苹果汁竟在其中？！》。

妹妹看了看，疑惑地对哥哥说：“哥哥，我记得有个文章说牛排配苹果汁很高级呀？到底能不能啊？”

“……”哥哥答不上来。他记得自己在船上吃牛排时喝了好几杯苹果汁，忽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痛。

老人看不下去了，把两个孩子叫过来，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讲：“牛排配苹果汁没有事，也和高不高级无关。你们喜欢这样吃就这样吃，没有任何问题。”男子想说什么，被老人一瞥，又缩了回去。

“另外，既然手机有信号了，趁有电赶紧发求救信号吧！”老人看着他们几个，叹口气。

“对哦。”瘦子赶忙上网查求救电话号码。

女人合上书，开口道：“先生，也请在你的朋友圈里发一下吧。”

“嗯。”他又打开手机聊天软件，却发现信号弱了，软件界面很久没加载出来。瘦子手忙脚乱地操作起来，不断烦躁地刷新，死盯着那个加载中的圈圈。最终，软件蹦出一个通知：网络不给力，请检查网络。

“完了完了——”他气得一下子从嘴里冒出一堆词语。船和人又被他吓一跳。船又跟着抖了三抖。

“咋啦？”男人感觉不妙。“没信号了。”他求救电话还没打呢……

阁楼

六岁那年，阁楼成了我最为亲密的基地，我总是在阁楼写作业、看星星和月亮，我还喜欢将无法确定的思考折成纸飞机送进窗台，让它一直飞到天尽头。直到十八岁离家，我才真正和阁楼作了头一次的告别。但那些年在阁楼里度过的日子，我却始终难忘。

阁楼窗台的对面，总是固定的画面，但会随着时间有些许变化，比如邻居家的一排排绿植在四季里便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致；楼下那个池塘里养着两只乌龟和几只红色锦鲤，有人喂食时，它们便会摇曳着尾巴，张着小嘴，朝食物游去，荡起的一圈圈水波，总能抚慰我因学业而焦虑的心；还有那棵桂花树，似乎总有几只鸟，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啼叫，起先还让人心烦，渐渐地听习惯了，却觉得叫声颇为轻快，让趴在窗台上

的我心情愉悦；那些晾晒的衣物也会变换着色彩在竹竿上晃动，而风就像一群小孩，在衣物间穿梭着，呼呼地叫着，留下不可捉摸的痕迹。

黄昏将至的时刻，西边总会有一群放学的小孩，嬉戏热闹上好一阵。我趴在窗台望着他们，那些红润的脸庞、飘舞的红领巾，还有洒落在他们身上金黄的夕阳，总会让我感叹时间恍然，似乎又看到自己当年的样子。然后想，未来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侧过身子望向东边时，一排群山可谓是在眼前，远在天边。山峦层层相依，在薄雾和云彩的遮蔽下，像山水画卷。几只燕子飞过，黑白相间的双翼惊扰了羞羞的薄雾，薄雾消散后，群山便由灰色变为墨绿色了。每个清早起床，我便对着这山水画卷拉开喉咙朗朗诵古诗词，总觉得那些古诗词如此应景，不由便都刻在我脑子里了。

夏天的深蓝色夜晚，透过窗台，我能看到一轮如无瑕玉盘的月亮挂在天空，有繁星作伴，还有草丛里的蟋蟀、知了、青蛙合奏着配乐。此时，在台灯昏黄的光影中，我习惯性地开始写日记，写下自己动容的事儿，写下不可言说的秘密。萤火虫像有故障的灯，偶尔会经过我的窗前，停留片刻又消失不见。邻居家的猫轻声轻脚地在屋檐上走着，喵喵几声随风潜入水里，惊动了锦鲤。锦鲤顿时警惕起来，左看右看，扑通一声便钻进深水处去了。

那些日子里，我慢慢从小学步入高中，个头也长到快要碰到阁楼顶。许多时候，我不得不弯腰弯着腰行动。但我还是舍不得搬出阁楼，我有了自己的心事，无法与家人诉说，只能说给

红棉盛放 陈秋明摄



阁楼听。阁楼无言，偶尔落下白灰以示回应。有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条鱼，除了吃和睡，危险来临时，躲在岩石下或水深处就够了。

在我成长的年岁里，阁楼就是以这种神秘的姿态陪伴着我。我读高中那三年，阁楼便开始迅速衰老了，房梁掉落的木屑，翘起的地板，以及那破洞的窗户……有时在梦里，我都能依稀听到阁楼轻轻地啾着。高中时的我常常因不稳定的考试成绩而低落、不安、沮丧，放弃的念头冒出来的片刻，阁楼总会伸出一双无形的手将我拉回。它让我挂牵那落叶依旧，长空依旧，高挂的太阳升起又落下又会升起，窗外那牵着牛弯腰走着的老人，被大人搀扶着蹒跚学步的小孩，还有起舞的蝴蝶、树上跳动的松鼠、在土里蠕动的蚯蚓……也许人生的刺激之处在于，即使面对凄凉，仍要有勇气迎接朝阳，我似乎没有任何借口停下脚步。

终于，我收拾行李要离开家了。阁楼将变得空荡荡，窗台紧闭，生气不再。我与阁楼的过往、那些岁月稀稀的情绪，都将随风远去。

当我再一次踏入阁楼时，这里已经堆积了许多杂物。我迈着步子轻轻地走在缝隙里走着，生怕惊扰了沉睡的阁楼。我推开窗台，便看到有灰落在窗台的方向飞出去。我不禁感叹，好像从某个时刻起，我与这个曾经最为亲切的阁楼有了隔阂。我无法考证，究竟是阁楼给予了我成长的准则，还是我给予了阁楼一丝温暖的生气，但我相信，也许在深夜里，这个阁楼也会像我一样叹息、沉思，微笑着想起我们曾共度的日子。

“校园达人”版“大学时光”栏目面向高校学生征稿，稿件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2000字。来稿请投邮箱：ycwbqc@sina.com，邮件请注明“校园达人”投稿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真实姓名、所在学校名称及院系和年级等详细信息。

征稿

花地·微小说 A6

2023年5月3日/星期三 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易之娜/美编 关彩玉/校对 林霄

E-mail:hdxs@ycwb.com

服务

□李拴伍

□董改正

她“外婆”呢？这个发现让小方特别的骄傲。很快，樱花镇没人不知道小方了，他们都：“外婆是小方的外婆，小方可真幸福哦！”小方就笑了，眉毛弯了，眼睛弯了，嘴角也上翘了。

但是，有一天，有个男孩也缠在外婆身上，叫着“外婆”，还扭扭地对小方说：“是我的外婆！我比你大，你先认识外婆！”小方哭着打滚，但又慢慢接受，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直到某一个樱花盛开的春天，他们手牵手跪在外婆面前，后来，他们就有了孩子。

“快下来！外婆年纪大了，受不了了！”

外婆松手，从外婆身上溜下来，再次认真确认：“外婆是我的！”

“是你的！是你的！没有人抢得走你的外婆！”

“他爸去樱花湾了？”

“是啊，外婆。您送出去的樱花树太多了，樱花村、樱花里、樱花庄、樱花寨……他每年去一个地方，摘一枝樱花带给您。他说，一个人一辈子的春天数得过来，可他这辈子怕是跑不过来了！”

外婆笑了。

“不过，没关系。还有白呢，还有白呢的儿子呢！”小方说。

“我的儿子？他在哪里？”白问。

外婆笑了，小方笑了，白也笑了。

顶。短暂的惊吓后，她才决定不再寻找，在临近运河的这个荒芜的野村筑庐而居。她记得丈夫曾跟她说过，顺流而下时曾经看过一个樱花漫天的水村，于是她也开始在这个野村里到处种起了樱花。樱花覆盖了荒坡，覆盖了小山，每年初春都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村子也就渐渐地大了，很多离开的人回来了，很多人停下来不走了。樱花镇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有个眼睛像月牙般的户籍民警笑眯眯地来找她：“外婆，您的户口本得换了，现在这里改名叫樱花镇了！”

慢慢地，经过这里的人都管她叫“外婆”，她便笑咪咪地应着。有天早上，她打开院门，看到了一头白雪般的发和一双水光潋滟的眼睛，一个流浪的女子楚楚地叫了她一声：“外婆！”外婆就一把把她揽在了怀里，让她在家住下了。外婆更像外婆了。在下一个樱花绽放的春天来到时，这女子的发又变成缎子一般黑了，一个男子爱上了她。外婆把女子的手放在男子的手里，目送他们离开。

他们依然会在每一个春天重回樱花镇。因为他们有了小方。这世上还有谁比小方更有资格叫

就吱呀一声开了。外婆走了出来，头发比樱花还白。外婆一见小方，眉毛弯了，眼睛弯了，嘴角也上翘了。小方刚喊了一声“外婆”，一个小男孩却从樱花深处跑来，一边跑一边喊着：“外婆！外婆！”外婆和小方笑弯了腰，小方的外婆，应该是那个小男孩的大姥姥啊。

小方说：“这个我不能让你呢！”小男孩就委屈了，眼泪流了出来。小方的心一下子就像水豆腐，她说：“好吧，你叫吧，叫外婆吧！”小男孩便又眨着眼睛，大声叫起来：“外婆！”外婆也大声地应着：“诶！”

外婆一把捞起小男孩，说：“白啊，你跟你爸可真像啊。”小方知道，外婆又想起十八年前的事了。十八年前，也是一个樱花初开的早上，外婆打开院门，就见一个穿着背带裤的小男孩痴愣愣地看着她，大大的眼睛里，樱花漫天，澄澈如海。他忽然就开口说：“外婆！”外婆笑着应：“诶！”男孩不停地喊，外婆也不停地应着。

一个干干净净的男人站在树下，迎着那个孩子，对外婆笑着说：“我也想喊一声外婆了呢！”

很久以前，外婆是从遥远的北方顺着运河来寻找她的丈夫的，她找了一个又一个春天，直到无数个黑夜抽光了她的满头青丝里的彩影，她在某个春天的早上醒来，白雪覆

洋洋洒洒写了厚厚一沓信，我揣在兜里，却好几天都没有鼓起勇气拿去给她。

我找不到，这种几十年前流行的老把戏是否适合青青，可我也拿自己没办法。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再去理一次发，并一定要把信交给她。我坐在理发椅上，和她不着边际地聊了会想换个发型的事，一边悄悄把手伸进口袋，捏住了那封信……这时门外却突然跑进来一个小女孩，边叫边踉跄着奔向她，啾啾呀呀地，像是说有人欺负她了。

我忽然又想起来，听说现在已有一种机器人娃娃，做得很逼真，不少青年男女都喜欢当宠物那样领养一个……青青的女儿会不会是她领养的机器人娃娃呢？

越想越可怕，娃娃可以是机器人，那青青有可能也是个机器人妈妈呀？天啊！我又产生了另一个大胆又可怖的念头：我好像也从来没想到，我自己会不会也是个被注入了情感系统的机器人呢？这种恋爱的感觉到底是属于人的感觉还是人想要让机器人产生的感觉呢？

……

樱花镇



樱花 宋金峪摄

一觉醒来，樱花镇就深藏在樱花雪中了。

一树树的雪白、粉红、鲜红，蒸腾在枝头，如云似锦，如凝住的雾；千万只、亿万只蜜蜂，花瓣一样飞着、嗡嗡地唱着……每年都有

一个这样的春天，风托举着樱花如月光般的花瓣，飘飘摇摇地在空中打着旋，每一条街都是这样，每一条巷子都是这样，每一个院门外都是这样。

小方的车停在院外不久，院门

2050年的恋爱

□金功亭

都2050年了，智能机器人的自主意识与情感早已为人类所接受。但我坚持认为，与机器的交流始终不能与人相提并论，而且还是要有见钟情的感觉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恋爱。所以，年过三十的我一直没有女朋友。因为我坚持，与其找个毫无感觉的姑娘勉强度日，还不如一个人潇洒一生。

然而某一天我这种想法还是被改变了。

常去的那家理发店新来了位女理发师，姑娘声音柔和甜美得不像话，我一听就心情大好。边理发

边聊天，我又发现，她的性情和笑容也那么令人陶醉。候地碰到她波动的目光，我脑袋就嗡地一炸。我想我是完了。

再去时，我们聊得更多。我总想表示点什么，却心慌意乱得不得要领，关键时刻老卡壳。我暗自骂自己：“机器不如！”

那天分手时我大胆地盯着她望，不语。她笑，也不多言，摆摆手向我道别，告诉我，她叫青青。

回家后，我想既然语言无法表达，就试试人家说的“更有诚意”的老办法——写封信给她吧。

青青搂过小女孩，亲了亲，说：“不怕，妈妈在呢。”说完指了指“叔叔！”小女孩嗲嗲地叫了一声，声音和她妈妈一样甜，大眼睛忽闪忽闪挺逗人。

我愣住了，很久才想起来应该笑着，手中更捏紧了兜里的信拿不出来。真窘。

我这才意识到，虽说这理发店里的理发师很多都是智能机器人，可我怎么就从来没想到问一句青青到底是不是机器人？但是，她如果还做了妈妈，就应该不是机器人吧？